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

書 啓

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别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

相濡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
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illegible]主
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
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
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
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
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
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
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
一愈再拜

答竇秀才書

愈白愈少駑怯於它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庭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

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囷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始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稛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上李尚書書

月日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拜奉書尚書

大尹閤下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閤下者今年已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閤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贓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閤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況親逢閤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爲文兩卷凡十五篇非敢以爲文也以爲

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兎狀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兎毛質皦白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弗逸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知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兎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戎國名　又附麗離音也不在農夫之田而

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之嘉
名焉伏惟閤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
之臣未血斧鑕之屬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
是宜具跡表聞以承荅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
識蒙念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黙黙邪愈再
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
書侍郎閤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
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

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阨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已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閤下內仁而外

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寧戚之歌鬷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採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

子恒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楊子書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於見定知人堯舜所難又嘗服宰予之誡故未敢決然挹亦不敢忽然忘也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為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翺書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

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惑也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尚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間可也若曰長育人材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況如是重任邪學問有暇幸時見臨愈白

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辭詩移疾從并與京兆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

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閤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護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揚子雲

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爲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爲分司郎官上鄭尚書相公啓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感戴戰悚若無所容措然尚有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懷不滿之

意於受恩之地哉。愈幸甚三得為屬吏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言有不便於己輒吐私情閤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為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為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藉公牒不敢為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以慙歸僶俛日日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鳴鳩平均歌於國風從事獨賢雅以怨刺伏惟俯加憐察幸甚幸甚愈再拜

為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啓

愈啓愈為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為報答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為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為如此真得事大君子道今雖蒙沙汰為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為故吏為形跡嫌疑改前所為以自疏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為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為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為

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眞爲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凌駕府縣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爲大君子爲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語爲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爲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黤黮不以眞情狀白露左右

小人受恩良久安敢閉蓄以爲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爲吏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顧失大君子纖介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五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六

書

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閤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

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
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
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
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
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
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
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
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
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
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

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
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
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
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
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
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
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
所惑居窮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
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於
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

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敎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

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弗協于極弗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

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内外之臣旁求儒雅于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

與處猨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

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　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常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

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

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
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
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
救也閣下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
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
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
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耳非
天之所為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
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
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

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閤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

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重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唯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

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為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閤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

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
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
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
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
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
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
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
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
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
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

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答侯繼書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得足下陝州所留書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爲考官所辱欲致一書開足下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僕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爲行

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隩與時世不相聞雖足下之
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爲別非復有
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
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
至于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
得其門户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
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
自愧今幸不爲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
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旣不
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懼足下以吾退歸

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爲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也既貨馬即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爲我謝焉

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

敢望於它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
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
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
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
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
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
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
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
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
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

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
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
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
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就書
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
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
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
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
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
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

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
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有何如哉肯與夫斗筲
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
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
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它可否自計已熟誠不
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工
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為病且無使
勍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
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
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為為

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尅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

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

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
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
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
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
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
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
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
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
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
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

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重荅翊書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皃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爲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

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愈白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嚮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云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犖犖與俗輩

不同籍固以藏之胷中矣近者閤下從事李協律翺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胷中之奇乎因飮泣不語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

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户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不盲也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閤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閤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閤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故樂工皆盲籍儻可與此輩比乎使籍誠不以畜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

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籍慙悚再拜

答李秀才書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

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怳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汙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答陳生書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

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為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為衆人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已

果不能人日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為養薄於貧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俟見焉愈白

與李翺書

使至辱足下書歡愧來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

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洿而處其所可樂哉非不願爲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累

累隨行役役逐隊飢而食飽而嬉者也其所以止而
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
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
於此也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
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
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復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
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
聖者爲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
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
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

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歡

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愈再拜

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七

書

上張僕射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

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
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
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
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强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
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
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
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
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
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
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

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

所遜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采納焉愈恐懼再拜

答胡生書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已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

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爲憂謝相知爲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爲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矣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爲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戀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

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佳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
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
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
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
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
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
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
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

踈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

未得與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閤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齪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羇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

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
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
邪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
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
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
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禄厚親
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
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
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
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

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奥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

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胾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

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

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
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
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
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
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
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
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閤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
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閤下

位益尊伺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脩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閤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

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求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指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竢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朋友道闕絕久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常閔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懍懍然惟恐已之不自聞

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嚚嚚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與僕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己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剋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兒慢之況時所尚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

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僕何能
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
云命也可如何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
車拜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
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
也不敢忘也

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
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
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

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

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已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上張僕射第二書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為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之害明之耳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

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胸臆之間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愈恐懼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不

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為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為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

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竢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與祠部陸員外書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爲己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閒陛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于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爲己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爲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閒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

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
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
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文章之尤者有
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
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
耒耜而耕于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
耕之暇讀書而爲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
文章學西京而爲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
執事所自知其爲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
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爲詩文麗而思深當

今舉於禮部若其詩無與爲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
試其爲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彊志而婉容
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着美名而負屈稱者其
日已久矣有韋羣玉者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
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爲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
於薦賢爲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
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
者羣玉是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
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
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張苰者

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
群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
疑焉則與解之悶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
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
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
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
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
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
此之當也至今以爲美談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
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

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游讌娛樂爲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爲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七